

由白聖長老日記 看天乙法師

侯坤宏 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教授

【摘要】天乙法師是白聖法師在臺灣傳法的第一位女眾弟子、戰後臺灣首次傳戒第一位沙彌尼首、戰後在臺灣傳戒活動第一位在戒場講比丘尼戒者、戰後臺灣傳戒第一位得戒和尚尼，在戰後臺灣比丘尼史上，有其重要地位。本文主要利用《白聖長老日記》第 13、14、15 冊中，白聖法師描寫天乙法師往生前後的相關訊息，再配合其他相關史料進行分析，來呈現「白聖視角」下天乙法師的特色。全文分從：一位出色比丘尼的養成：天乙法師的修學經歷、白聖法師日記中的天乙法師、天乙法師的遺蔭三方面進行敘述；文末再從：天乙法師的個性、天乙法師的領眾格調兩點來解說其性格。希望可以藉此呈現出天乙法師的另一個面向，提供讀者了解：走過日治以迄戰後兩個時代的天乙法師與戰後臺灣佛教發展的關係；也可以說明白聖法師心目中的天乙法師的形象，以增加我們對天乙法師的了解。

關鍵詞：天乙法師；白聖法師；圓通學苑；悟因法師；臺灣佛教

一、前言

2023 年 5 月 11 日，收到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館長自衍法師寄來電子信，說今年是天乙法師百歲誕辰，將於 10 月 22 日在臺北舉辦「天乙和尚尼百歲誕辰紀念暨佛教人物研究發展研討會」，擬邀筆者以〈由白聖長老日記看天乙法師〉為題發

表論文。筆者答覆法師說，需要有足夠的資料與時間，才可能完成此文。

兩天後，法師告知筆者，她發現在《白聖長老日記》第 15 冊，有不少描寫天乙法師往生的相關史料，希望筆者能「以歷史學的眼光來解讀」；信中還特別點出天乙法師殊勝處：1. 白聖法師在臺灣傳法的第一位女眾弟子。2. 戰後在臺灣首次傳戒第



一位沙彌尼首。3. 戰後在臺灣傳戒活動第一位在戒場講比丘尼戒者。4. 戰後臺灣傳戒第一位得戒和尚尼。5. 戰後臺灣首位高學歷的比丘尼。信末還附上——「敬盼應允」。如此一說，筆者也就只好拒絕了。

有關天乙法師生平資料，釋見曄編著之《走過台灣佛教轉型期的比丘尼：釋天乙》一書，從其「生長與出家、修學」，「管理過的寺院」（嘉義半天岩紫雲寺、高雄新莊仔興隆寺、彰化白雲寺、臺北圓通學苑），「天乙與她當代的佛教」（戒律弘傳、僧伽教育、寺院人事管理制度、寺院經濟），再談及天乙法師往生後師友徒眾的追憶；另有：「訪談記錄」、「釋天乙年譜」、「民國四十二年至六十九年台灣三壇大戒傳授及天乙參與情況表」、「天乙手稿——紫雲寺共住規約」等附錄。（註1）另外，在「臺灣佛教數位博物館/佛教人物」介紹中，見有黃美英彙整，悟因法師指正的「《天乙法師》簡譜」。

（註2）這些作品，基本上已對天乙法師個人史，做了相當紀錄；在研究天乙法師方面，就個人目前所見，李玉珍寫的〈受戒施教：戰後臺灣比丘尼身分的形成與凝聚〉、〈戰後臺灣比丘尼身分的發展與定位〉、（註3）〈中國佛教會一甲子女戒師〉（註4）等文，及其後出版的《戰後台灣佛教與女性：李玉珍自選集》專著，（註5）已明確點出天乙法師在戰後臺灣比丘尼史

的重要地位。

為避免重複，也能配合自衍法師的整體規劃與安排，本文就以《白聖長老日記》的資料為主，尤其是第13、14、15冊中，描寫天乙法師往生前後的相關訊息，再搭配其他相關史料進行撰文。本文初稿於會議上宣讀之後，自衍法師又寄來她請人逐冊檢閱全套《白聖長老日記》後，找出與天乙法師相關的部分。經筆者逐筆閱讀日記原文發現，這些資料可以補充本文初稿，對原有結構與內容影響不是太大，但有些資料還是可以斟酌納入，以為補充。附帶一提的是，《白聖長老日記》中提到「天乙」，有時候記為「天一」，為求統一，本文一律使用「天乙」。以下從：一位出色比丘尼的養成：天乙法師的修學經歷、白聖法師日記中的天乙法師、天乙法師的遺蔭三方面，進行敘述，希望透過本文，可以從一個不同的角度來了解天乙法師及其相關問題。

二、一位出色比丘尼的養成：天乙法師的修學經歷

前文提及，天乙法師是白聖法師在臺灣傳法的第一位女眾弟子、戰後在臺灣首次傳戒第一位沙彌尼首、戰後在臺灣傳戒活動第一位在戒場講比丘尼戒者、戰後臺灣傳戒第一位得戒和尚尼，也是戰後臺灣首位高學歷的比丘尼。我們想了解的是：



天乙法師是憑藉什麼條件而取得這些榮耀？以下試由她的修學經歷來分析。

（一）在屏東東山寺接受的訓練

天乙法師是於 1948 年 25 歲時，在屏東東山寺圓融法師座下出家。（註 6）圓融法師對徒眾管教十分嚴厲，徒眾有時候會被罰跪香，甚或打耳光。當時一、二百位住眾沒有一個不怕她的，但她對長老法師則非常謙虛、恭敬。天乙法師在這種環境下出家、受戒，又是圓融法師的大弟子，在耳濡目染之下，受教特多。（註 7）屏東東山寺天機法師回憶說：「東山寺全體都是女眾，師父圓融也嚴加管教，整體而言是很好的學習環境。圓融師父很重法，幾乎每天都要我們去聽開示，有時也邀請法師來講開示，法師來就要『搭衣』、『擊鼓敲鐘』地到外面去接駕。回去時也要鐘鼓齊鳴、搭衣穿袍排隊去送駕。」（註 8）

曾任天乙法師侍者的心達法師說：「師父雖然出身富家，但對行者的生活細行瞭如指掌，且能一一踐履，應當歸功於東山寺的訓練。」在 1949 年間，因東山寺籌備佛學院事宜，而與天乙法師熟識的明復法師也說：「天乙法師從圓融法師那兒，學到最大的優點是丈夫氣概和做事嚴格。」

（註 9）圓融法師住持東山寺，有兩大優良傳統：一是實施請執制度，另一是積極從事佛教事業，常舉辦講經說法等活動。天乙法師在東山寺領執時認識的人脈，成為

她後來住持一方的資源，並將兩大傳統落實在自己道場中。（註 10）總之，天乙法師在東山寺修學的短短數年間，造就了她經營寺院、教導徒眾、對外弘法、應對進退等方面的能力，這也是她能同時住持四個道場的主要原因。（註 11）圓融法師處事明快果斷、有魄力，可從兩件事情看出：一是 1953 年大仙寺傳戒時原擔心經費不足，圓融法師表示若不足，由東山寺負擔，大仙寺才放手去做。二是 1964 年在臺北召開世界佛教華僧大會，有創辦佛教大學之議，圓融法師表示佛教大學可在屏東辦，所需土地由東山寺負責提供。（註 12）天乙法師在圓融法師座下，其行事風格多少會受到影響。

（二）住持半天岩紫雲寺的經歷

天乙法師從 25 歲出家到 33 歲參學告一段落，這期間是她的內修、奠基階段。從 34 歲住持半天岩紫雲寺，到 57 歲往生，這段時間是她生涯中的發展時期。（註 13）天乙法師住持紫雲寺期間，開始有系統地管理尼眾，並在此為人剃度出家。不僅立下「紫雲寺同住規約」，也要求每一位在此居住的尼眾都必須「領執」，參加早晚課，過農禪生活。（註 14）「紫雲寺同住規約」中說到：「同人來山，初心雖切，恐日久退墮，是故遵循古例，制定清規二十六條，以期杜流弊而整頹綱，攝身心以興道場。」「以上各條清規，皆係同住熏



修之楷模，其有志者，修道悉宜一一遵奉。」

（註 15）這些規定，頗有百丈立清規遺意，讓寺院管理制度化。

（三）慈航法師的影響

前文說到，天乙法師從 25 歲出家、33 歲參學，到 34 歲晉山半天岩紫雲寺，這段時期是她修學生涯的轉捩點；在參學階段，天乙法師曾先後親近慈航法師和白聖法師。（註 16）那時，慈航法師在汐止彌勒內院，天乙法師在那裡修學時間雖短，卻讓她有機會專心學習佛教義理，同時接受慈航法師以通俗演講作為弘法的方式。雖然天乙法師也跟隨白聖法師修學，但她不像白聖法師致力開辦佛學院，或在佛學院授課，而是走通俗演講或講經的路線。（註 17）

（四）長期在白聖法師座下

1952 年冬，戰後臺灣首次傳戒在大仙寺舉行，時白聖法師擔任開堂，見天乙法師氣宇不凡，就安排她為沙彌尼首（會性法師為沙彌首）。1953 年，白聖法師在獅頭山元光寺作第二度傳授三壇大戒時，聘天乙法師為引贊師，她才慢慢學習國語為戒堂翻譯。（註 18）從此一直到 1976 年龍湖庵傳三壇大戒，戒場裡只要有白聖法師，天乙法師也必在；隨著經驗累積，逐漸擔負重責。中國大陸法師講戒鄉音很重，不易聽懂，需要有人翻成臺語，天乙法師負責擔任白聖法師的口譯。先是在傳

戒時，白聖法師講比丘尼戒，天乙法師作翻譯；後來在每次戒期中，就獨自負責講比丘尼戒。有時候，她甚至代白聖法師講。如 1976 年，白聖法師因事離開戒場，天乙法師就代講《梵網經菩薩戒本》兩天。她對戒律的研究及弘揚，是當時尼眾中無人能及。（註 19）難怪白聖法師會說：在臺省尼眾中對尼戒有研究基礎的，除天乙法師外恐難找到第二人。（註 20）

而關於天乙法師的學習成績，1955 年 6 月 19 日道安法師日記云：「智道說：獅頭山海會寺結夏講經、講律，每日聽眾四十餘人。而少虛說：總計二十餘人，距理想之五十人相差甚遠。天乙，可說是中間的佼佼者，智道未必勝於天乙也。」（註 21）智道法師是妙果老和尚的徒孫，性格豪爽、率直，七歲時，就能登壇說法，曾在慈航法師座下擔任臺語翻譯，後來在苗栗創建「淨覺院」，（註 22）是位傑出的比丘尼。

追隨白聖法師學習，在戒場的長期磨鍊，不僅使天乙法師奠定教理基礎，熟悉戒壇運作，其能力與見識亦與日俱增，是白聖法師在臺灣佛教界推動傳戒的得力助手。天乙法師的才華深為白聖法師愛惜，透過天乙法師，白聖法師可以更深入地掌握臺灣佛教，發揮其影響力。難怪天乙法師會向她的弟子們說：「受戒是她個人修學的轉捩點之一」；（註 23）因為受戒和



參與傳戒，使得天乙法師和白聖法師結下深深的法緣。（註 24）

三、白聖法師日記中的天乙法師

白聖法師自 1965 年 8 月 5 日開始寫日記，一直寫到圓寂前一個月（1989 年 3 月 8 日），前後寫了二十四年。2003 年 8 月在白聖法師百歲冥誕之際，在淨心法師規劃之下，先出版《白聖長老日記》（一），至 2008 年 9 月出版《白聖長老日記》（二十三），全套共 23 冊出齊。（註 25）其中，除了第 13、14、15 冊，記載了不少天乙法師圓寂前後相關內容外，第 1 冊至第 12 冊中（第 3、7 冊除外），也有一些與她相關的記載。以下從：購置圓通學苑前後、「白聖問疾」——白聖法師探視病中的天乙法師、天乙法師圓寂之後來敘述。

（一）購置圓通學苑前後

在天乙法師管理過的四座寺院中，臺北圓通學苑與白聖法師最有關係。「圓通學苑」原名為「圓通閣」，日治時代，是日本人的布教所，戰後土地權歸為國有。1962 年，三藏佛學院即將結束前，因為佛學院的所在地十普寺，是男眾的道場，跟隨白聖法師剃度的女弟子無處安單，於是白聖法師就商請原住於此的張居士一家轉讓，改名為圓通學苑。並請天乙法師擔任第一任住持，監院是明虛法師。（註 26）但是白聖法師、天乙法師並沒有取得此地

的產權。

為向國有財產局取得土地所有權，費了不少波折。1978 年 6 月 24 日，白聖法師日記云：「天乙今天與我談話時，因他總好多心，我真把他沒辦法，只好隨他去，圓通學苑我也不管了，免得生一些不必要的閑氣，下午心中很不好過，只好返十普寺休息，什麼也不想動。」（註 27）關於圓通學苑購買土地問題，白聖法師認為，應該由天乙法師出名購買，因將來建了大廈可以分割，且天乙法師是圓通學苑住持，名正言順。（註 28）天乙法師表示，要買就得發動勸募，但此事頗有難處。茲引白聖法師日記三則，以說明籌款之不易。

1. 1979 年 9 月 8 日，白聖法師日記說：「天乙與我通話，云及圓通學苑購買事，發生許多糾紛，據說，要花八百多萬，這個捐，那個稅，不知要付多少，天乙弄得煩不勝煩，提出許多意見，要我作主解決，我聽了都害怕，還作什麼主，……。」（註 29）
2. 1979 年 9 月 12 日，白聖法師日記說：「圓通學苑土地向國產局購買，要八百多萬，天乙為籌錢傷腦筋，要我幫忙募化……與明乘接辦僑仁中學一樣，也要花一仟好幾佰萬元。現在都感到經費困難，都希望我幫忙籌款。他們那知我是不會找經費的，自己本身是窮光蛋，也不會向人要錢，我能幫到什麼忙呢？但



又不能一口拒絕，免得使他們太失望，而感到苦惱，只好說『慢慢設法吧』！」（註 30）

3. 1980 年 4 月 14 日，白聖法師日記說：「自近來為準備出國，差不多都是忙圓通學苑善後的問題，今天也把學苑存款的事雖暫告一段落，但天乙手寫的帳目，還是弄不清楚，這幾天把悟誠弄垮了，整理了幾天都還弄不清楚，……大致今天把圓通學苑的帳整理好了，我募化姚太太、楊美足各五十萬元，以及能定十萬，普濟寺，通交心達收存，常住已兌出的有一百三十餘萬，未兌出的亦將一百萬，照這樣看起來，再花一百多萬，即可購買房子，等有錢再還借債，現在對不起，只有欠欠再說。」（註 31）

（二）「白聖問疾」——白聖法師探視病中的天乙法師

筆者在閱讀《白聖長老日記》時發現：白聖法師特別關心天乙法師的病，常去探視，不禁讓人聯想到《維摩詰所說經》中「文殊師利問疾」。（註 32）我們可以從「白聖問疾」中，看出白聖法師對天乙法師的重視（關心）程度。

有關「白聖問疾」，《白聖長老日記》1978 年的內容有一次，在 1 月 21 日，白聖法師前往半天岩探視天乙法師，因為天乙法師在半天岩養病，白聖法師覺得必須去看她，有許多事要與她參詳。（註 33）1979

年間有兩次：一是在 6 月 17 日，白聖法師聽圓通學苑的小孩們說，天乙法師身體不好，一天沒起床，所以在晚飯後去看她；天乙法師受糖尿病影響已有幾年，總是時好時壞。（註 34）另一是在 12 月 23 日，白聖法師在十普寺拿信後，即到圓通學苑看天乙法師。白聖法師提到，前幾天天乙法師才在中心診所住了一個星期。（註 35）此時距離天乙法師圓寂（1980 年 3 月 14 日）的日子已經很近了。

1980 年 3 月 6 日，白聖法師回十普寺吃晚飯後，到中心診所看天乙法師，白聖法師看天乙法師面孔發腫，雖兩、三天沒吃東西，還能講話，讓白聖法師以為天乙法師的病還「不太嚴重」。（註 36）但之後的情況是：

1. 1980 年 3 月 7 日，白聖法師日記說，白聖法師午飯後，到中心診所看天乙法師，「今天不比昨天好，似有加重的現象，我關照護士好好看護。」（註 37）
2. 1980 年 3 月 8 日，白聖法師日記說：「我即到中心診所看天乙的病，他已遷入加護病房，病情很嚴重，明戒、明一都來了，天乙的大哥今天也會來簽字，他的大哥也是醫生，……我因心臟也不太好，趕回十普寺休息，我叫明乘、明修、見如、照定、如德、能定、明偉等為天乙誦經、回向，求大悲水送去，據說他吃了就吐出來了。……我與性義再到醫



院去看天乙，病像比上次稍微好一點，醫師囑不能見人客，我叫他們寫一張字條放在外邊『遵醫師囑，禁見人客，希原諒』，心中甚納悶極，未必他真是無救嗎？」（註 38）

3. 1980 年 3 月 9 日，白聖法師日記說：「我到中心診所去看天乙，現象還不樂觀，問主治醫師的病源，他說：太複雜，心臟、糖尿、腎臟各地方都不好，我再問，今天比昨天如何？他說：可能要好一點，只是昏迷不醒可慮，等明天的病象如何再看。」（註 39）

4. 1980 年 3 月 10 日，白聖法師日記說：「下午到中心診所去看天乙的病，仍在沉睡之中，據醫師說，病情時好時壞，尚難確定沒有危險——仍在危險期間，我看嚴重，恐無好的希望，因明一也來了，我與他商量天乙的病象，到底是否為他洗腎，如不洗，『尿毒』日日增加，似將不能長久，如洗腎，又怕心臟受不了，……」。（註 40）

5. 1980 年 3 月 11 日，白聖法師日記說：「早晨七點即去『中心診所』看天乙的病，仍極危險，決定不去馬國了，看了他之後，作此決定，……我叫大家求三寶加被，我們無其他辦法，現在興隆寺、半天岩、白雲寺、圓通學苑、十普寺均在為天乙拜懺，祈求。三寶加護他，渡過此次劫難，……」。（註 41）

6. 1980 年 3 月 12 日，白聖法師日記說：「我八時以前就到了診所，有幾位出家人也都去了。日慧法師與張澄基的老太太也去看天乙的病，……」。（註 42）

7. 1980 年 3 月 13 日，白聖法師日記說：「今天天乙的病情好多了，據說：『尿毒』降到了八十度，病況好些，精神也好了，我與明樂、心寬等去看他，問他知道嗎？他都點頭表示知道，我返來考慮他的病況，既然好轉，我就可以赴馬來西亞了，……」。（註 43）

8. 1980 年 3 月 14 日，白聖法師日記說：「上午打電話到醫院，他們說『還好』，我就放心託旅行社吳先生為我再辦明天出國手續，並預備一切，誰知午飯後覺慧打電話說：『天乙師圓寂了。』我聽了頓時『心跳』，於是心臟病又發了。躺了一會，……請我速去醫院，我到了醫院正在急救，我看情形不對，叫醫生不要人工呼吸，增加病人的痛苦，教大眾念佛，趁天乙的大哥在，我也為他念佛，到二點半，拿掉氧氣，正式宣佈圓寂，……」。（註 44）

（三）天乙法師圓寂之後

1980 年 3 月 14 日，天乙法師圓寂了，她留下來的，有些還得勞駕白聖法師出面處理。就在天乙法師圓寂這天，白聖法師趁天乙法師的大哥在清理她房間時，即將圓通學苑的證件及存款帳簿收起來，



此外還有半天岩、興隆寺的一切也待清理。(註 45)

3 月 15 日，白聖法師吃過早餐，步行到圓通學苑，指示處理各事。晚上 9 點大殮，接著封棺。(註 46) 3 月 16 日上午，白聖法師又到圓通學苑，交代如何準備化身事宜，如靈車、靈堂的地方，寫天乙法師事蹟，以備印訃聞。(註 47) 3 月 17 日，白聖法師早餐後再到圓通學苑，關照應辦事項。(註 48)

3 月 19 日，白聖法師到圓通學苑，已布置就緒，陸續到的人不少，有許多白聖法師也不認識的出家人，在家人也不少。12 時半公祭，1 時誦經、說法，接著起棺，起棺儀式，「行列莊嚴隆重，為佛教界少有」。(註 49) 3 月 20 日，白聖法師日記說：「上午他們去撿天乙骨灰回來，我過去看，有一塊『骨頭』很像一個人在打坐一樣，可是還有許多灰，未過細撿出來，我教他們慢慢清理一下」。(註 50) 3 月 21 日，悟誠、心達等為天乙法師清理骨灰，發現有許多舍利。(註 51)

3 月 22 日，白聖法師把十普寺的會計師請到圓通學苑，將帳目大概計算了一下，發現只有 1977 年以後的帳，在此之前的帳是由悟因法師管理。到底怎麼一回事？白聖法師說他全不知道。除了圓通學苑帳目問題，白聖法師請人僱兩部大巴士，3 月 23 日上午要將天乙法師骨灰送到

高雄興隆寺。(註 52)

3 月 23 日，白聖法師並沒坐上送天乙法師骨灰的車子（共三部），他是和心寬法師、明偉法師等到松山機場坐飛機南下高雄。等到天乙法師骨灰車抵達興隆寺，大眾先為天乙法師上供。上供時，白聖法師忽然想起「人生無常」，「聽到大眾念佛音聲（尤其天乙的徒眾）悲慘哀痛！我亦不由淚下。」(註 53)

3 月 27 日早晨，白聖法師到外面靈堂一看，發現有許多輓聯掛得不對，重要的掛到後面去了，不重要的卻掛在前面。他請人重新調換。9 點半法會開始，白聖法師與悟一法師、會性法師、圓宗法師、今能法師為五師，由白聖法師說法，見如法師、明乘法師、明修法師、傳燈法師、淨良法師負責敲鏈埵。白聖法師日記說：「今天讀祭文的人，個個都哭得幾讀不出聲，把我不知流了多少眼淚，……」。(註 54)

4 月 3 日，是天乙法師的三七，圓通學苑打電話請白聖法師去上供，為天乙法師回向。(註 55) 4 月 12 日上午，白聖法師在半天岩，與嘉義縣佛教支會理事長開通法師，還有一位法師，三師在大殿上供，並在天乙法師靈位前面回向，由白聖法師說法，再由地方議會，政府公祭，以及各界誦經回向。(註 56)



四、天乙法師的遺蔭

上節說明了白聖法師在天乙法師圓寂前後，為天乙法師所做的事情；本節進一步分析：天乙法師圓寂之後，留下了哪些遺蔭？茲歸納為：對悟因法師的影響、白聖法師與香光寺、關於紫雲寺風波三項來說明。

（一）對悟因法師的影響

1957年，悟因法師在新竹靈隱寺明宗法師座下出家，1963年到高雄興隆寺參學，依止天乙法師。（註57）她在接受國史館訪談時提到，天乙法師在當時臺灣佛教的比丘尼當中，甚孚眾望，不管是在學識上，或是知見上，都受到相當的肯定。在天乙法師座下，悟因法師領書記執。天乙法師「重持戒而不僵硬，持行清規，能賞罰分明，不落在細節上。這對當時的我常常是當頭棒喝。」（註58）

1980年，悟因法師在嘉義香光寺創辦「香光尼眾佛學院」；1985年，召集四十餘位依止披剃的僧眾，共同探討僧團存在的使命，並訂定團體名稱為「香光尼僧團」。1989年，悟因法師擔任首任方丈起，以香光寺為據點，從南到北，領眾開創高雄紫竹林精舍、嘉義安慧學苑、臺中養慧學苑、苗栗定慧學苑、桃園香光山寺、臺北印儀學苑，並分眾至各據點弘化。（註59）香光尼僧團今日的發展，與天乙法師對悟因法師的影響（啟發）有關。

（二）白聖法師與香光寺

悟因法師在十普寺受戒，就讀中國佛教三藏學院，擔任臺北圓通學苑監院；有這種種關係，天乙法師、悟因法師師徒二人就和白聖法師有很深的法緣。可以說，圓通學苑連結了白聖法師與天乙法師、悟因法師師徒二位。

1979年11月28日，白聖法師與證能法師、明宏法師、修慧法師四人在竹北蓮華寺吃午餐；回戒堂，與悟因法師、心志法師商量悟因法師晉山香光寺的各種問題。（註60）1980年1月5日，白聖法師上午7時由臺南出發，8點半到嘉義玉山岩香光寺，先傳法給開通（惟覺）法師，再為香光寺開光。（註61）1月12日上午，悟因法師、心志法師、明迦法師三人到臺北找白聖法師，因彼等計畫創辦「尼眾靜修道場」，白聖法師表示贊成，建議將名稱改為「尼眾靜修苑」。以悟因法師、心志法師為苑長，明迦法師為訓導主任，白聖法師為導師。（註62）3月3日上午，白聖法師由臺南乘車到嘉義香光寺，參加悟因法師、心志法師等所辦的「尼眾淨修學院」（編按：正確為「香光尼眾淨修苑」）開學典禮。（註63）

（三）關於紫雲寺風波

半天岩紫雲寺原屬地方公廟，而半天岩又與火山岩、赤山岩並稱三岩。紫雲寺為民間道教信仰的「佛母（準提菩薩）」



朝聖本山，與玄母（即九天玄女，苗栗五指山）、地母慈尊（南投埔里地母廟）、瑤池金母（花蓮慈惠堂）、王母娘娘（花蓮聖安宮）合稱五母。紫雲寺的信仰範圍從番路鄉展開，與其他廟宇串聯，其信徒遍及全省。（註 64）天乙法師自 1957 年接任紫雲寺住持，至 1980 年圓寂，前後住持紫雲寺達二十四年之久。

天乙法師圓寂後，乙純法師繼任紫雲寺住持。乙純法師擔任住持後，與地方信徒常常出現溝通不良的情形。在敬神物品與方式發生的爭議，如藉乩童起乩與神明溝通、以牲禮祭拜、舉行熱鬧的迎神賽會等。1986 年之後，雙方的衝突日趨白熱化。主要導火線是在紫雲寺被列為第三級古蹟，住持以紫雲寺建築老舊、屋頂常漏水為由，向有關單位申請改建，引起地方人士不滿。雙方缺乏互信基礎，雖經佛教會組織代表參與及省議員李雅景出面斡旋，至 1990 年 7 月，雙方才在吳大海與翁浩然二位見證下達成協議，以乙純法師為首的尼眾移至民雄的海恩淨寺安單，結束了自 1954 年以來由尼眾管理寺務的歷史。（註 65）

在天乙法師主持紫雲寺期間，她對地方信徒相當和善，每年農曆 9 月 29 日藥師佛聖誕舉辦消災法會，都會找信徒到寺裡聚會。且天乙法師在管理尼眾時的威嚴，也深受地方信徒敬重。（註 66）可是，為什麼在天乙法師圓寂後，竟然演變成僧人

被迫離開寺院？經過檢討發現，以天乙法師當時的財力、家世、社會資源，自己去蓋幾個道場應不成問題，只是她堅持「不患無廟，只患沒有人才」、「新寺不設，舊寺不滅」的原則，所以終其一生住持道場皆是應聘前往，因為她認為舊寺是祖師大德及前人辛勤建構的香火，應使其綿延接續，這種傳承的信念構成她不建新道場的原則。但接掌舊道場，必須承受原有的舊包袱、舊人事等之糾葛；如若寺院經濟改善，更易引來旁人之覬覦，寺產爭奪問題也就浮上檯面了。（註 67）

五、結論

李玉珍〈受戒施教：戰後臺灣比丘尼身分的形成與凝聚〉一文，從女性僧團的發展脈絡，討論傳戒與教育在臺灣比丘尼僧團成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力道，並從中分析戰後臺灣比丘尼如何建立其主體性。臺灣比丘尼在追求二部受戒過程中，逐漸凝聚其團體認同，建立了比丘尼僧團傳承，改變了臺灣女性的宗教與社會定位。在上述過程中，作為戰後臺灣第一位得戒和尚尼與二部受戒的推動者，天乙法師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註 68）在天乙法師一生中，從出家到圓寂，走過日本與戰後中華民國政府統治的兩個不同時代，配合來自中國大陸長老德們（尤其是長期掌理中國佛教會的白聖法師），去



除「日本佛教」，推動「佛教中國化」，確實發揮了相當的作用。（註 69）

白聖法師在天乙法師圓寂後，非常痛心地说：「在吾等眾人見真逝世，無不悲感交集，雖人生之來去，在所難免，畢竟有此一天，唯天乙之去，何其太速，能不令人惋惜，而為佛教傷感也，……」。（註 70）想到天乙法師的早逝，白聖法師在他每次為天乙法師做佛事時，總是想到自己年近八十，所謂「八十老翁悼青年」！（註 71）他對天乙法師的評價是：「天乙，自大仙寺受具足戒後，親近慈航、斌宗等諸法師，後又隨余研究禪教律諸宗，近三十年來參加傳戒法會二十餘次，因戒相莊嚴，均被聘為戒師，曾兩次在戒壇擔任尼戒和尚，為近代佛教史上之創舉，……」。（註 72）我們不難體會白聖法師對天乙法師的惋惜與重視之情誼。（註 73）

本文最後想從天乙法師本人的個性、天乙法師的領眾格調兩方面稍作解說，希望可以增加我們對天乙法師的了解。

（一）天乙法師的個性

性格可以決定一個人的命運，天乙法師到底具有怎樣的個性？以下試舉幾例來說明。

1. 聖禾法師（水月法師）在〈四十年代台南佛教所見〉一文中說：「一個星期六，陪侍上人去屏東。屏東是他來台南前掛搭地方。先到東山寺安置，再去看正在

屏東舉行的省運會，人山人海。我們逛了一圈，聽人在叫：『今天真熱鬧，連和尚都來了。』中午在一老居士家吃過水麵，只加一點醬油，領略到上人食量。晚宿東山寺。圓融住持多住大仙寺，天乙法師負責，可能出家不久，還帶有一般少女活潑舉止。一位高居士來和上人乘涼談話。能記憶的一句是：『天乙是出家了，否則，我就不讚成她出家。』當時東山寺道風嚴肅，可為全省比丘尼表率。凡比丘到寺，皆在路上排班頂禮迎送。」（註 74）這裡所說「正在屏東舉行的省運會」，指的是 1952 年在屏東縣舉行臺灣省第七屆全省運動會；「上人」指的是慧峰法師，「高居士」是「高登海居士」。這時候的天乙法師 30 歲，「還帶有一般少女活潑舉止」，因為她已出家，否則高登海居士「就不讚成她出家」。

2. 1953 年 8 月 5 日，道安法師由屏東給靈根法師的信中提及，慈航法師到屏東三次，他要東山寺當家天乙法師拜他為師。天乙法師說：「你拜我為師我還懶得要這箇不名譽的弟子。」道安法師認為「天乙眼生在頂上」，曾到日本留學五年，家中很富有，從來看不起人。（註 75）
3. 1955 年 9 月 2 日下午，真華法師去看道安法師，道安法師問：「天乙在獅頭山



結夏，究竟為什麼事被白師打？」真華法師說：「因他同男僧笑，所以被打。她哭了一天兩晚。」（註 76）那時淨心法師和天乙法師都參預結夏安居，淨心法師當白聖法師的侍者，天乙法師當女眾中的班長，二人在白聖法師心目中都是可造之材。大概也是因為天乙法師受白聖法師器重，所以稍有錯誤，白聖法師就特別不假顏色，教訓一頓。（註 77）

4. 天乙法師的妹妹洪瓊珠說：「他（天乙法師）為人豪邁，笑聲特別宏亮，從小就勤讀書，……」。她最大的嗜好就是——讀書。（註 78）
5. 悟因法師回憶，第一次看到天乙法師是在 1959 年的十普寺戒場，當時天乙法師擔任大引贊師父，身材高壯，器宇軒昂，目光炯炯，舉止中煥發出比丘尼中豪傑的氣勢。戒期中，天乙法師為白聖法師翻譯沙彌律儀和比丘尼戒，她那爽朗的笑聲四處洋溢，而且每天清晨上早殿時，最早站在大殿中等候新戒的，除了白聖法師外，總是先看到天乙法師莊嚴凜然的風格、自在的神采，可以想見她寬闊的胸襟，持事精進、重視時間的風格。（註 79）悟因法師所看到的天乙法師，有爽朗笑聲的一面，更有莊嚴凜然的另一面。

（二）天乙法師的領眾格調

天乙法師一生中住持過四個道場——

嘉義半天岩紫雲寺、高雄興隆寺、彰化白雲寺、臺北圓通學苑，以一個比丘尼同時住持四個純女眾道場，從當時的佛教界來看，是相當難得的。（註 80）面對這幾個地方，除圓通學苑比較麻煩外，其他三處都有人負責，她只要指導一下就可以了。

（註 81）白聖法師看出，天乙法師對「門下弟子管教甚嚴，如讓她假以天年，將來在尼眾中亦可另樹一支」。（註 82）在管理寺院與調教弟子方面，天乙法師堅持「僧事僧斷」，這些道場一有問題，都要調查清楚，這樣就要花費許多時間和精力。所以，天乙法師對徒眾們的指導，採取原則性的重點式管理，她只舉出原則，細節方面全由執事人自己去想。（註 83）這樣自己比較省力，徒眾也有發揮的空間。

較為遺憾的是，在提供住眾福利方面，天乙法師並無作為，住眾得自己想辦法。但是她的人眾卻並不因此而多流動，或許是當時整個佛教寺院大多如此。（註 84）天乙法師常勉勵住眾要「好好修行」，「不要常想撿別人的甘蔗渣來吃；只有老實修行，自己體會，才是真正屬於自己的。」雖然住眾對她又敬又畏，但在喝斥中能夠得到應有的指導。（註 85）

天乙法師常慨歎說：「人家都羨慕我福報大，徒眾多，徒弟聽話，其實我是老象溺泥，很多時間在排難解紛中耗逝。」（註 86）為了兼顧四個道場的管理工作，



天乙法師經常於高雄、嘉義、臺北等地往來奔波，自四十多歲開始，糖尿病就困擾著她，再加上來回奔忙，消耗了她大半精力，（註 87）這也成為她早逝的原因。

當我們為了緬懷她，而舉辦「紀念天乙和尚尼百歲誕辰紀念暨佛教人物研究發展研討會」，我們能從中得到什麼啟示呢？

【附註】

註 1：釋見曄編著，《走過台灣佛教轉型期的比丘尼：釋天乙》，（臺北縣新店市：中天出版社，1999）。

註 2：此外，慈怡法師主編之《佛光大辭典》、藍吉富主編之《臺灣佛教辭典》及于凌波編撰之《現代佛教人物辭典》，均列有「天乙」詞條，可視為天乙法師的略傳。黃美英彙整；悟因法師指正，「《天乙法師》簡譜」，「臺灣佛教數位博物館／佛教人物／比丘尼」，<http://buddhism.lib.ntu.edu.tw/museum/formosa/people/2-tian-yi.html>，下載日期：2023 年 9 月 25 日；慈怡法師主編，《佛光大辭典》第 2 冊，（高雄：佛光文化，1997），頁 1332；藍吉富主編，《臺灣佛教辭典》，（臺南：妙心出版社，2013），頁 51；于凌波編撰，《現代佛教人物辭典》上，（高雄：佛光文化，2004），頁 90-91。

註 3：該文「戰後臺灣女性大量受戒與引贊師的角色」及「戰後台灣比丘尼身分之確立與二部受戒」，對天乙法師的角色，也有不少的介绍。李玉珍，〈戰後臺灣比丘尼身分的發展與定位〉，淨良長老，楊維真，蘇全正主編，《臺灣佛教的歷史與人物》，（嘉義縣民雄鄉：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2019），頁 108-118。

註 4：中國佛教會在臺一甲子，主導戰後臺灣佛教發展，尤其在建立傳戒制度、提升僧伽教育兩方面。今日臺灣僧尼教育程度高、社會參與程度，與傳戒和教育之開風氣、制度化，息息相關。此文分析歷屆傳戒中的女戒師（引贊師、

三師七證等），其中就特別提到跨越日治與戰後兩個時代的天乙法師在其中的重要地位。李玉珍，〈中國佛教會一甲子女戒師〉，中國佛教會文獻編審委員會編審，《中國佛教會復會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佛教會，2007），頁 115-132。

註 5：李玉珍著，《戰後台灣佛教與女性：李玉珍自選集》，（新北：博揚文化，2016），第二章及第八章，頁 58-76、259-266。

註 6：釋見曄編著，〈釋天乙年譜〉，《走過台灣佛教轉型期的比丘尼：釋天乙》，（臺北縣新店市：中天出版社，1999），頁 442。

註 7：但自天乙法師參加 1955 年獅頭山海會庵結夏，禮白聖法師為師之後，圓融法師對白聖法師有所反感。天乙法師為參學，離開東山寺，並在白聖法師座下占一席之地，漸漸嶄露頭角。釋真華，〈由龍湖庵傳戒說到天乙法師〉，《香光莊嚴》，52 期（1997 年 12 月），頁 165-166。

註 8：圓融法師還會親自巡視每一間房間，如果有人不去聽經，犯了規矩，就要他出來跪，不管年紀大小。侯坤宏，高明芳，賴淑卿訪問；楊環惠記錄，〈屏東市東山寺天機法師〉，卓遵宏等採訪，《臺灣佛教人物訪談錄》（一），（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2007），頁 225、228。

註 9：在天乙法師擔任東山寺監院時，處理人眾事務相當嚴格，有人不堪忍受，竟向當時東山寺的大護法唐榮訴苦。引來唐榮以退出護法名單作為要脅，天乙法師堅持「出家人的事，應由出家人自己來處理」，最後唐榮果真退出。編輯組，〈樹立台灣比丘尼新形象的——天乙法師〉，《香光莊嚴》，25 期（1991 年 3 月），2-3 版。

註 10：黃美英彙整；悟因法師指正，「《天乙法師》簡譜」，「臺灣佛教數位博物館／佛教人物／比丘尼」，<http://buddhism.lib.ntu.edu.tw/museum/formosa/people/2-tian-yi.html>，下載日期：2023 年 9 月 25 日；釋見曄編著，《走過台灣佛教轉型期的比丘尼：釋天乙》，（臺北縣新店市：中天出版社，1999），頁 45-48。

註 11：同註 1，頁 56。



- 註 12：于凌波著，《中國近代佛門人物誌》（第四集），（臺北：臺北市慧炬出版社，1998），頁 118-119。
- 註 13：黃美英彙整；悟因法師指正，「《天乙法師》簡譜」，「臺灣佛教數位博物館／佛教人物／比丘尼」，<http://buddhism.lib.ntu.edu.tw/museum/formosa/people/2-tian-yi.html>，下載日期：2023 年 9 月 25 日。
- 註 14：閻亞寧，王明蓀總撰，《嘉義縣第三級古蹟半天岩紫雲寺寺誌》，（嘉義縣番路鄉：半天岩紫雲寺管理委員會，2005），頁 42。
- 註 15：標點為筆者所加。天乙立，〈天乙手稿——紫雲寺同住規約〉，釋見曄編著，《走過台灣佛教轉型期的比丘尼：釋天乙》，（臺北縣新店市：中天出版社，1999），頁 457-464；閻亞寧，王明蓀總撰，《嘉義縣第三級古蹟半天岩紫雲寺寺誌》，（嘉義縣番路鄉：半天岩紫雲寺管理委員會，2005），頁 249-256。
- 註 16：同註 1，頁 57。
- 註 17：黃美英彙整；悟因法師指正，「《天乙法師》簡譜」，「臺灣佛教數位博物館／佛教人物／比丘尼」，<http://buddhism.lib.ntu.edu.tw/museum/formosa/people/2-tian-yi.html>，下載日期：2023 年 9 月 25 日；釋見曄編著，《走過台灣佛教轉型期的比丘尼：釋天乙》，（臺北縣新店市：中天出版社，1999），頁 72。
- 註 18：真華法師〈由龍湖庵傳戒說到天乙法師〉中說，淨心法師、天乙法師二人在白聖法師的心目中都是可造之材。因此，在男眾，白聖法師特別器重淨心；女眾，白聖法師對天乙法師則另眼看待。白聖長老遺著，〈回憶天乙尼師一生的事蹟〉，《雲水夢憶》，（臺北縣平溪鎮：平溪大香山觀音禪寺，1992），頁 155；釋真華，〈由龍湖庵傳戒說到天乙法師〉，《香光莊嚴》，52 期（1997 年 12 月），頁 156。
- 註 19：有關 1976 年龍湖庵傳三壇大戒，有「諸多雜音」，為傳女眾戒可謂「好事多磨」。白聖法師對此有不少的記載。如，1976 年 2 月 10 日，白聖法師日記說：「天乙上午亦來拜年，

我把淨心的事告訴他，他說：『我們在吉祥寺已經講好了，為什麼他又反悔了呢？』我說：『他說有人反對尼眾傳戒。他又說會性也不參加。』天乙說會性法師已當面答應過我，為何對他說不參加呢？」同年 4 月 5 日，白聖法師日記說：「天乙由南部來，談及岡山女眾傳戒問題，因淨心不願參加事，我今天對天乙說了，教他們早作準備。台灣佛教的前途，只有女眾才能負起繼承主持與宏法的責任，因現在的男眾太少，僅僅只佔有十分之一，而且質的方面，又不如女眾優秀，……」。4 月 14 日，又記說：「天乙把會性給他的信送來給我看，真有點生氣，因有人寫信給他說，如他上山傳戒，他們就把會性拖下來，同時還說了一些不能入耳的話，他會性不敢接受到山上參加戒期等語。又接淨心來信說，表面是為我不願再被人家罵，實際是反對天乙去負責傳女戒，……」。有關天乙法師代白聖法師講戒事，1970 年 1 月 11 日，白聖法師日記說：「今天上午是定著我對新戒講菩薩戒本，因近來咳嗽失音不能講話，前三天是淨念法師講的，昨天五戒是賢頓和尚，今天則叫天乙代講，淨心當引禮教規矩沒有空，所以著天乙代講，因他翻譯的很熟，他去代講比較旁人要便利得多。」于君方著，《香光莊嚴：悟因法師行傳》，（臺北：若魚整合行銷有限公司，2010），頁 35；白聖長老著，《白聖長老日記》（五），（臺北：白聖長老紀念會，2007），頁 14；白聖長老著，《白聖長老日記》（十一），（臺北：白聖長老紀念會，2007），頁 69、177、190。

註 20：白聖法師常說：「台灣佛教還是尼師有辦法，我們的寺廟，都難比上她們的興旺，這是本省特殊的現象。」白聖長老遺著，〈回憶天乙尼師一生的事蹟〉，《雲水夢憶》，（臺北縣平溪鎮：平溪大香山觀音禪寺，1992），頁 156；白聖長老著，《白聖長老日記》（八），（臺北：白聖長老紀念會，2008），頁 98。

註 21：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編輯，《道安法師



遺集》(七)，(臺北：道安法師紀念會，1980)，頁1391。

註22：侯坤宏，高明芳，賴淑卿訪問；楊璟惠記錄，〈苗栗淨覺院智道法師〉，卓遵宏等採訪，《臺灣佛教人物訪談錄》(一)，(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2007)，頁185-213。

註23：同註13。

註24：天乙法師是接白聖法師法的第一位比丘尼。1977年5月14日白聖法師日記說：「今天是我傳法的第三次，第一次是淨心、天乙二人在豐原接法，第二次是心田、圓宗、藏慧、明虛、性海、性覺、普清、妙慧、明樂、明戒、明一、修慧、圓志等十三人，今天是第三次，接法的人是法智、明乘、慧印、修妙、覺華、勇定、能定、明偉、覺空、圓誠、紹宏等十一人。」白聖長老著，《白聖長老日記》(十二)，(臺北：白聖長老紀念會，2007)，頁212。

註25：白聖長老著，《白聖長老日記》(一)，(臺北：白聖長老紀念會，2003)，淨心，〈序〉及版權頁；白聖長老著，《白聖長老日記》(二十三)，(臺北：白聖長老紀念會，2008)，版權頁。

註26：圓通學苑的空間狹迫，不適合人眾久住。天乙法師認為改善辦法就是重建，但重建需處理如下兩個問題：一個是土地權，另一個是募款。為了跟政府交涉土地，天乙法師從1971年直到去世的九年之間，經常為此奔走操心。悟因法師住在圓通學苑的六年，也跟著忙碌。于君方著，《香光莊嚴：悟因法師行傳》，(臺北：若魚整合行銷有限公司，2010)，頁48；于君方撰著；香光莊嚴編輯組節選，〈將此深心奉塵刹：以是因緣話悟因〉，《香光莊嚴》，99期(2009年9月)，頁36-38。

註27：早在1969年初，圓通學苑就準備要組織財團法人，當年2月5日，白聖法師日記說：「因圓通學苑要組織財團法人，必需要有一部份財產，才能登記。昨范居士與天乙去看一座房，四層樓的一層要六十多萬，范居士今天

邀我與明乘一起去看了一下，地址就在圓通學苑的後邊，如其做圓通學苑的宿舍再好沒有，只是太貴一點，……」。2月24日，白聖法師日記又說：「下午范居士來為圓通學苑信徒登記事，據市政府云，非得要公告一個月，才能組織財團法人，因該院住持不在台北，所以來與我商量是否登報，我答應既然市政府要求登報，等天乙師回台北我會對他說。」白聖長老著，《白聖長老日記》(十三)，(臺北：白聖長老紀念會，2007)，頁317；白聖長老著，《白聖長老日記》(四)，(臺北：白聖長老紀念會，2006)，頁44-45、66。

註28：白聖法師日記1978年7月3日。白聖長老著，《白聖長老日記》(十三)，(臺北：白聖長老紀念會，2007)，頁332。

註29：白聖長老著，《白聖長老日記》(十四)，(臺北：白聖長老紀念會，2008)，頁403。

註30：同上註，頁408-409。

註31：白聖長老著，《白聖長老日記》(十五)，(臺北：白聖長老紀念會，2008)，頁189-190。

註32：(姚秦)鳩摩羅什譯，〈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維摩詰所說經》卷中，《大正新脩大藏經》第1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頁544-546。

註33：白聖長老著，《白聖長老日記》(十三)，(臺北：白聖長老紀念會，2007)，頁37。

註34：同註29，頁255-256。

註35：同註29，頁600。

註36：1949年3月1日，「中心診所」誕生於臺北市廣州街陸軍總醫院旁，院址在水源路。1970年10月，張祖堉董事長發起籌設「新中心診所」，遷址至忠孝東路現址。1973年3月1日，新院大樓正式營運，更名「中心診所醫院」。2009年1月依新頒醫療法，更名為「中心診所醫療財團法人中心綜合醫院」。白聖長老著，《白聖長老日記》(十五)，(臺北：白聖長老紀念會，2008)，頁122；「中心診所醫療財團法人中心綜合醫院簡介」，<https://www.clinic.org.tw/about/17>，下載日



期：2023 年 9 月 18 日。

註 37：同註 31，頁 123。

註 38：同註 31，頁 125。

註 39：同註 31，頁 127。

註 40：同註 31，頁 128-129。

註 41：同註 31，頁 129-130。

註 42：白聖法師日記接著又說：「大崗山龍湖庵來人看天乙，我叫他們回去對圓志講，興隆寺、龍湖庵派幾個人去興隆寺為天乙拜懺，圓志回答沒有人，我知道很生氣，今天對龍湖庵來人說，教他們回去對圓志說，我在罵圓志為什麼拒絕派人去為天乙拜懺：『按天乙對你們龍湖庵，已是仁至義盡的擁護你們，現在他生病嚴重，不要說要你們派人去拜懺，就是你們自己也要自動發心為他拜懺，才合人情。』」白聖長老著，《白聖長老日記》（十五），（臺北：白聖長老紀念會，2008），頁 131。

註 43：同註 31，頁 133。

註 44：同註 31，頁 134。

註 45：同註 31，頁 134。

註 46：到有淨心、默如、戒德、明乘等法師，以及天乙法師的幾間寺眾信徒，白聖法師寫的封棺法語是：「一靈真性本寂滅 塵緣障蔽墮死生 住世因緣已了卻 脫去塵緣自歸真」，及「汝去何太早 遺悲給吾人 願汝生西去 見佛悟無生」。白聖長老著，《白聖長老日記》（十五），（臺北：白聖長老紀念會，2008），頁 135-136。

註 47：明一法師等赴高雄處理天乙法師俗家財產事宜，白聖法師看到戒德、默如、見如等法師，在為天乙法師拜懺，他覺得「很難得他們幾位發心為天乙結緣，也是天乙的福報」。白聖長老著，《白聖長老日記》（十五），（臺北：白聖長老紀念會，2008），頁 136-137。

註 48：戒德、見如、大智（陳德珍）等法師，來學院念《地藏經》。白聖長老著，《白聖長老日記》（十五），（臺北：白聖長老紀念會，2008），頁 138。

註 49：外省法師到的有：悟明、悟一、真華、淨良、

默如、戒德、淨空、見如、大智，十普、臨濟兩寺負責人都為天乙送葬。先是白聖法師與悟一、悟明、真華、淨良五師主持人的引導車，五部樂車，兩部牌位、照片、執梵十五人的車，靈車之大，除政要外並未見過，「這種場面，實在少見」。白聖長老著，《白聖長老日記》（十五），（臺北：白聖長老紀念會，2008），頁 140-141。

註 50：同註 31，頁 143。

註 51：同註 31，頁 145。

註 52：1980 年 3 月 26 日，白聖法師日記說：「昨天我與悟因談到圓通學苑的現狀，以及六十六年以前的帳——是悟因負責的——現在找不到，不知放在那裏去了，悟因聽了，就將對天乙不滿的地方說了許多，心志也同樣不滿意天乙的。」白聖長老著，《白聖長老日記》（十五），（臺北：白聖長老紀念會，2008），頁 147、154。

編按：本刊主編自衍法師於 2026 年 6 月 16 日親訪悟因法師，得知 1970 年（民國 59 年）至 1976 年（民國 65 年）擔任臺北圓通學苑監院時，每個月都有繳交帳本給天乙法師。

註 53：同註 31，頁 147。

註 54：南部出家二眾到了不少，在家人至少在一千人以上，除法眷讀祭文之外，尚有隆峰寺、龍湖庵、湖山大佛寺、三藏學院同學會都有祭文，其他白雲寺、佛光山等都有公祭。1980 年 3 月 30 日，白聖法師日記說：「我們返回十普寺休息了一個下午，張圓居士帶著幾位信徒來坐了一氣，談及圓通學苑的近狀，……據他說，在天乙圓寂的當夜十二時以後，天乙與另一人到妙侏寺喊『聖海』……，適聖海、性寬睡在上面新殿，他們的徒弟聽音聲起來，一看是『天乙與另一人』，天乙已死，何以來此，當時嚇壞了，隨把門關上，第二天都到圓通學苑誦經、念佛，祈求以後無事。」白聖長老著，《白聖長老日記》（十五），（臺北：白聖長老紀念會，2008），頁 155-156、162。

註 55：天乙法師做三七誦經、回向、說法，白聖法



師說偈曰：「汝今早生極樂國 吾留世間悲駿增 五濁惡世眾苦侵 剎那生滅無暫停」、「今天為汝做三七 心中不無悲悽悽 似覺去世已太久 算來還只二十一」。白聖長老著，《白聖長老日記》（十五），（臺北：白聖長老紀念會，2008），頁 170-171。

註 56：之後，白聖法師對半天岩住眾訓話：「我說不出話來，無形中悲從中來，只能含悲忍淚的對他們說了幾句話，他們好好自己站起來，團結合作把你們師父未完成的志願，你們把它完成，這就是你們對你師父的孝心，也不辜負在你師父面前一場等……。」白聖長老著，《白聖長老日記》（十五），（臺北：白聖長老紀念會，2008），頁 188。

註 57：于君方著，〈悟因法師暨香光尼僧團記事〉，《香光莊嚴：悟因法師行傳》，（臺北：若魚整合行銷有限公司，2010），頁 180。

註 58：侯坤宏，高明芳，賴淑卿訪問；王千蕙，莊豐吉記錄，〈嘉義香光寺悟因法師〉，卓遵宏等採訪，《臺灣佛教人物訪談錄》（一），（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2007），頁 265-266。

註 59：同註 57，頁 180-181；「香光尼僧團簡介」，<http://www.gaya.org.tw/totle/96dm/>，下載日期：2023 年 10 月 9 日。

註 60：同註 29，頁 553。

註 61：10 點半大會開始，先由心志法師送位移交悟因法師接任住持，再由白聖法師主持觀音聖像開光，開光法語是：「修因號圓通，利生曰觀音，現身三十二，法力無窮極，慈徧一切，普度有緣人，同離生死海，咸共入無生。」白聖長老著，《白聖長老日記》（十五），（臺北：白聖長老紀念會，2008），頁 8-9。

註 62：同註 31，頁 22。

註 63：先由心志法師致開學詞之後，由主席白聖法師說明學苑負責人事，心志法師為苑長，悟因法師為教務主任，明迦法師為訓導主任，再講辦學的宗旨與教育僧青年的重要，再由開通法師講話，再由幾位老師致詞，悟因法師代表致謝詞。白聖長老著，《白聖長老日記》（十五），（臺北：白聖長老紀念會，

2008），頁 115。

註 64：同註 14，頁 162。

註 65：先是在 1954 年，心化法師（比丘尼）擔任紫雲寺住持，1957 年辭任後，才由天乙法師接任住持位。自僧人遷離紫雲寺後，該地佛教的象徵，除了大殿佛像外，只剩下山邊石造的蓮花寶塔及塔中天乙法師的遺骨。閻亞寧，王明蓀總撰，《嘉義縣第三級古蹟半天岩紫雲寺寺誌》，（嘉義縣番路鄉：半天岩紫雲寺管理委員會，2005），頁 40-43、162；編輯組，〈樹立台灣比丘尼新形象的——天乙法師〉，《香光莊嚴》，25 期（1991 年 3 月），2 版。

註 66：從田野調查中可以聽到地方人士對天乙法師的懷念與景仰，一方面敬佩她的學識，一方面敬重她的為人。閻亞寧，王明蓀總撰，《嘉義縣第三級古蹟半天岩紫雲寺寺誌》，（嘉義縣番路鄉：半天岩紫雲寺管理委員會，2005），頁 42。

註 67：紫雲寺的風波，不禁讓我們聯想到嘉義竹崎內埔村發生於 1997 年的「香光寺二一八事件」。這也是佛教界利用舊道場，終至引發地方勢力企圖強占寺院例子。在村裡，每年有固定的大拜拜在香光寺舉行，村民平常家裡有事也會到寺裡請示觀音菩薩。在民間信仰中，常會大把的燒香、燒紙、卜卦、放鞭炮、舞獅、鑼鼓，有時也會拜雞鴨魚肉等。僧人該如何面對此種情況？確實不容易。悟因，〈十一載追憶 先師〉，《香光莊嚴》，25 期（1991 年 3 月），6 版；侯坤宏，高明芳，賴淑卿訪問；王千蕙，莊豐吉記錄，〈嘉義香光寺悟因法師〉，卓遵宏等採訪，《臺灣佛教人物訪談錄》（一），（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2007），頁 283。

註 68：李玉珍，〈受戒施教：戰後臺灣比丘尼身分的形成與凝聚〉，《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5 期（2015 年 6 月），頁 1-2、20-21。

註 69：編輯組，〈樹立台灣比丘尼新形象的——天乙法師〉，《香光莊嚴》，25 期（1991 年 3 月），2 版。



註 70：對於天乙法師的早逝，明復法師說：「台灣是觀世音菩薩的道場，女眾多，天乙法師走了，實在是一大損失，延緩了教界進步。」白聖長老著，《白聖長老日記》（十五），（臺北：白聖長老紀念會，2008），頁 142；編輯組，〈樹立台灣比丘尼新形象的——天乙法師〉，《香光莊嚴》，25 期（1991 年 3 月），4 版。

註 71：白聖法師說：「我是來日無幾，她還只五十餘歲，正是發心為佛教宏法度生之時，怎可一旦逝世捨去一切不顧，反而遺留一些未了的工作要我這形將入土的老朽，去完成她的遺志。說來亦不勝悲切之至了。」白聖長老遺著，〈回憶天乙尼師一生的事蹟〉，《雲水夢憶》，（臺北縣平溪鎮：平溪大香山觀音禪寺，1992），頁 162。

註 72：1976 年龍湖庵傳三壇大戒，主要由天乙法師運作，在天乙法師參與的傳戒活動中，頗具指標性，白聖法師對此次傳戒，於該年 11 月 28 日日記中評價：「天乙，他是尼眾，傳尼眾戒，是合佛制的，他懂戒，他守戒，他有資格傳戒，他要發心傳戒；我站在正義立場上，站在前輩人的立場上，我為什麼要壓制他，使他們不能傳尼眾戒，況且他們是合法二部僧眾授，也沒有不用大僧，一樣尊座，我們有比丘十師登場受具。」白聖法師 1980 年 3 月 15 日日記。白聖長老著，《白聖長老日記》（十五），（臺北：白聖長老紀念會，2008），頁 136；白聖長老著，《白聖長老日記》（十一），（臺北：白聖長老紀念會，2007），頁 654。

註 73：天乙法師也常常出面，幫忙白聖法師募款。如 1973 年 6 月 13 日，白聖法師日記說：「今天星期三我無課，上午寫回信給徐、侯二人，並寫給天乙，教他們趕快找錢以便慈幼院早日動工。」6 月 19 日，又說：「天乙師已交來十一萬元，這是我前次寫信給他說的。接又接看淨心的來信，他說慈幼院他出十萬元，先已付一萬，尚有九萬，不知交給何人，等我回去破了土之後，他再拿出來。」白聖

長老著，《白聖長老日記》（八），（臺北：白聖長老紀念會，2008），頁 356、374。

註 74：聖禾著，〈四十年代台南佛教所見〉，《福田文集》第一冊，（臺南：智者出版社，1992），頁 328-329。

註 75：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編輯，《道安法師遺集》（十二），（臺北：道安法師紀念會，1980），〈函扎〉，頁 24。

註 76：天乙法師愛笑是出了名的，高興時手舞頭搖，眼淚都笑了出來。真華法師談到，1955 年獅頭山結夏圓滿，白聖法師應羅東白蓮寺之請去講《地藏經》，全體隨往。一天輪到真華法師上課，一到教室門即聽裡面哄堂大笑，便知又是天乙法師所引起。真華法師即大吼一聲：「笑什麼笑？」立時鴉雀無聲靜悄悄。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編輯，《道安法師遺集》（七），（臺北：道安法師紀念會，1980），頁 1433；釋真華，〈由龍湖庵傳戒說到天乙法師〉，《香光莊嚴》，52 期（1997 年 12 月），頁 166。

註 77：同註 1，頁 76-77。

註 78：同註 69。

註 79：天乙法師，富正義感、剛烈、勇猛的個性，在普遍保守，充滿日治佛教遺風，戒法尚未被四眾弟子重視的大環境裡，成了她的特色與資產，但是心直口快的特點，卻常常使人避而遠之；弟子們對她又敬又畏，有時需要透過別人傳話才敢表達自己的意見。這是從另一面向來展露天乙法師的個性。悟因，〈十一載追憶 先師〉，《香光莊嚴》，25 期（1991 年 3 月），5 版；編輯組，〈樹立台灣比丘尼新形象的——天乙法師〉，《香光莊嚴》，25 期（1991 年 3 月），4 版。

註 80：同註 69，3 版。

註 81：白聖長老遺著，〈回憶天乙尼師一生的事蹟〉，《雲水夢憶》，（臺北縣平溪鎮：平溪大香山觀音禪寺，1992），頁 157。

註 82：同上註，頁 160。

註 83：悟因，〈十一載追憶 先師〉，《香光莊嚴》，25 期（1991 年 3 月），5 版。



註 84：釋見曄編著；釋自鑰校訂，〈有法有食，領眾安眾——天乙的寺院人事管理制度〉，《香光莊嚴》，58 期（1999 年 6 月），頁 41；黃美英彙整；悟因法師指正，「《天乙法師》簡譜」，「臺灣佛教數位博物館／佛教人物／比丘尼」，<http://buddhism.lib.ntu.edu.tw/museum/formosa/people/2-tian-yi.html>，下載日期：2023 年 9 月 25 日。

註 85：曾經擔任紫雲寺監院多年的乙純法師說：「師父（指天乙法師）教人領執事，需要培養謙下心、耐心，寺務要邀集大眾共同商討決議，這個教誨令我受用無窮。」黃美英彙整；悟因法師指正，「《天乙法師》簡譜」，「臺灣佛教數位博物館／佛教人物／比丘尼」，<http://buddhism.lib.ntu.edu.tw/museum/formosa/people/2-tian-yi.html>，下載日期：2023 年 9 月 25 日；編輯組，〈樹立台灣比丘尼新形象的——天乙法師〉，《香光莊嚴》，25 期（1991 年 3 月），3 版。

註 86：同註 83。

註 87：同註 69，3 版。

